

午后

WUHO

王丽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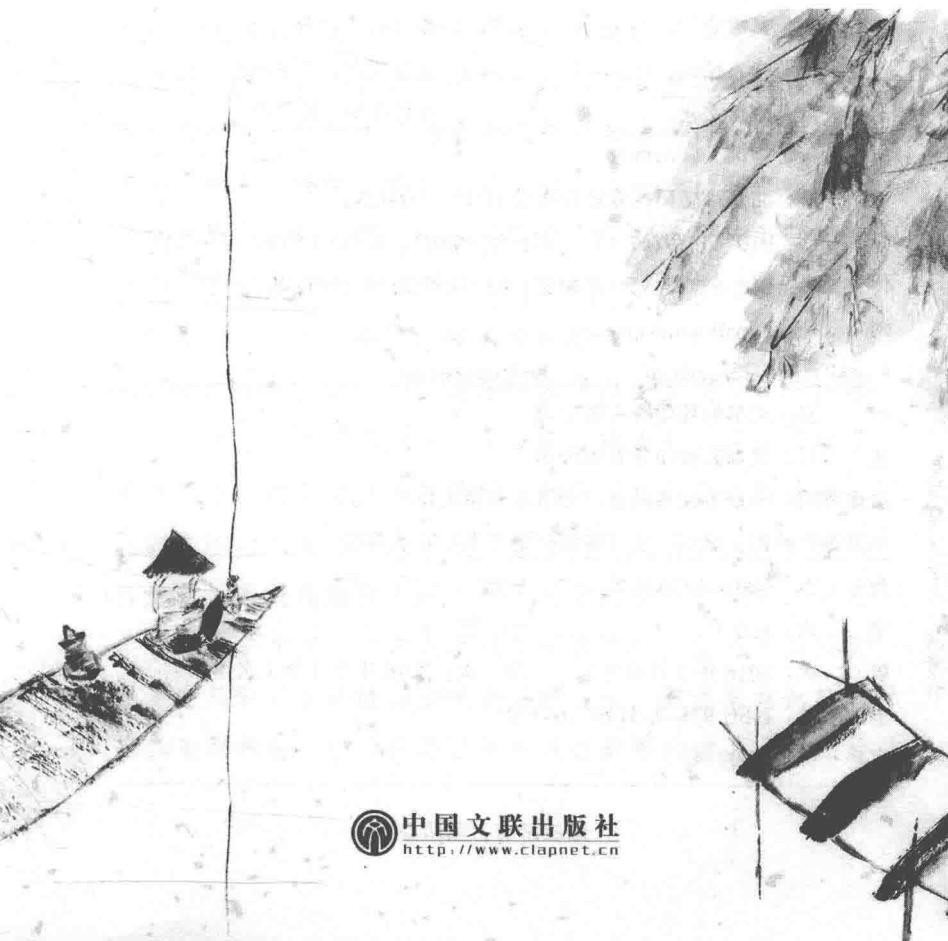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午后

WUHO

王丽枫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 / 王丽枫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90-1647-0

I. ①午…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5747 号

午 后

著 者: 王丽枫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郭 锋

责任编辑: 李 民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出版策划: 力扬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 询) 65067803 (发行) 65378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m@clapnet.cn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6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647-0

定 价: 28.00 元

序一 / 老旧外套里有一座海洋

——读王丽枫的诗

◎霍俊明

温州到福鼎的高速路上，车窗外是南方的茫茫夜色。那时，我想到的是去年和温州友人共游楠溪江的场景。在快速的前行中，夜色里偶尔闪现的灯火并不能帮我认清一个人未涉足过的地方。而这多像是我对当下诗歌写作的印象——模糊、晦暗、碎片、不确切。而在来福鼎之前，我对王丽枫的诗歌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而这正是当下时代每一个阅读者和评论者都不能避免的——面对那么多的诗歌写作者，总有人会在你的阅读视野之外。

在微雨中的南方，在福鼎诗歌研讨会上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王丽枫。确实王丽枫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起码对于年轻的诗人而言王丽枫的诗歌是有一定的个性的。甚至魔头贝贝问我哪一个是王丽枫，说写得很好啊。当我指给他人群中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就是，他又予予不前。我说，“你快去找他谈诗吧！”，估计魔头贝贝还没有从数日来的醉酒中完全清醒过来。但我同意他的判断，王丽枫是一个不错的甚至有写作前景的诗人。而我对

一个诗人的判断不仅是美学上的，又是历史学层面的。也就是当从整体性的女性写作景观和精神谱系来谈论出生于70年代的王丽枫，那么她的诗歌以及由此生发的相关评价和判断就不仅与她个人有关，也与女性写作的整体性精神状貌和写作生态相关。

王丽枫算是女性写作中安静的一脉。这种写作最大的优势是能尽最大可能地面向诗人自我和个体精神生活。实际上这对于诗歌尤其是女性诗歌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对于吊诡的当代女性诗歌写作而言，曾一度担当了更多的社会学、身体学、精神症候和文化学的意义，而恰恰是丧失了女性诗歌美学自身的构建。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对于在晚近时期才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诗人而言，她们大抵都属于安静型的写作，但是这种“安静”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四平八稳甚至是日常“流感”式的平庸。由此，安静和日常的状态需要“异质性”的声音。这是一种张力的需要使然，也是一种悖论性的容留。很多女性诗人往往凸显自我和精神性的同时形成精神洁癖的症候。也就是往往她们的诗歌更具有自我的排他性，甚至很多女性诗人通过诗歌语言将自己扮演成种种角色，或干净圣洁，或自白的歇斯底里与寻衅。而王丽枫的诗歌往往能够在日常现场和精神话语中寻找一种适度和平衡，尤其是她那些比较优秀的诗歌体现了精神的异质性、摩擦感。

读完王丽枫近些年的诗歌，我想到一个场景是一个渐渐不再年轻的女诗人的老旧外套里仍然有着一座情感和想

象的海洋。是的，在精神隐喻层面这仍然是一个有憧憬有幻梦有自己精神后花园的女性。“阁楼”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既是一种远方的“眺望”又是当下的“困守”。这一高一低，一远一近恰好就是诗歌的位置——深处现实又要适度剥离出来。反过来，如果只耽溺其一，其产生的诗就很容易走向极端——极端日常无聊，极端精神幻想。王丽枫明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正如她每天擦拭的居室里的玻璃，再怎么清澈干净，再怎么反复擦拭，最终也会有生活的尘土和不洁之物的眷顾。确实诗歌对于王丽枫而言起到了精神清洗的作用，比如她的诗《在一个极其明净的日子》，“在一个极其明净的日子/我不断地擦拭自己”。但是，这种自我情结并不意味着封闭、绝缘和不及物性。王丽枫则注意到了生活和世界的多面性构造，黑暗与明亮相伴而生，快乐与痛苦比肩前行——“即便是无语的生活/我也能看见微光，在死亡的另一个侧面”。

“平静生活”的背后是什么？日常生活了无新意的复制与偶然的精神重临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在阅读王丽枫诗歌时候的最大感受。

诗歌，厨房，自我，梦幻，现实就是这样以不可厘清的方式糅杂或叠加在一起，它们彼此咬合、摩擦、龃龉、纠结。诗歌对于女性来说，来自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则是来自于一个人特殊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我们要每天无诗意的活着，又需要精神生活来作为支撑。尤其是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更是如此。那一首首在生命自然状态活

着某些情势刺激激发下的诗歌，更像是一次次精神成长和寻找的过程，是一次次的精神出走、游离，暂时抽身、转身和出离的过程。王丽枫的诗歌在精神寓言层面上而言是日常生活和冥想中完成一次次寻找，“我是另一个我”（《乌鸦飞来，我换妆》）。这既是一种寻找，是自我精神暂时安放之所，也是一次次精神出离的过程，比如王丽枫诗歌里出现的星空、草原、马匹、远方以及北去的列车就是其精神性的愿景所指。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次精神出走之后回来途中面对痛苦、失落、尴尬和无着的自我劝慰与宽怀。甚至可以说，诗歌在偶然间作为精神生活对位性产物的出现恰好弥合和补充了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般的愿景。在日常生活和自我精神幻梦之间，在通往远方咣咣作响的铁轨和精神自持的后花园中间，她仍然有憧憬、有愿景、有情感、有幻梦，只不过这一切都建立于人世淬炼过程中的荆棘和期间撕扯而难以平息的阵痛、不解与迷茫、失落。对于女性来说，一直会有一个“未成年”的幻景一样的“精神自我”与现实日常生活中“成年化”的我之间的对话。这是一次次的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是一次次向上的一个瞬间“旧我”的打量与告别的挽歌。甚至有时候，日常性的自我与精神性的“她”之间会形成戏剧性的冲突。这是一个略显胶着的矛盾共生体——“那红彤彤的旭日/照得见我身体里的凹地、庄园和峰峦/已经很久没有人看见它们了”温顺而不羁，眷顾而失神，自信而犹疑，直觉而冷静，温暖而寒彻。这恰如王丽枫在现实的南方海滩迟滞地

行走，而内心却又在维持飞翔的姿态。日常向下和精神向上就形成了张力关系，拉伸必然产生痛感。而对于王丽枫来说，她的痛感是安静内敛的，不是咄咄和尖厉的。由此，精神必然要投射身边的日常之物和客观对应物，而乌鸦、白鹭和蜜蜂等就成为精神渊藪的一部分。

面对着时间的焦虑，女性最容易在写作中完成祈愿式的精神诉求与追挽。可是这种向度的诗歌很容易成为自我眷顾式的水仙。换言之这样的诗歌精神打开度往往不够宽阔。这必然是回溯和后退姿势的诗，是流年愿景，是直接面向时间的生命体验以及冥想性自我。这也是具体到王丽枫而言她的诗歌写作中不断以黑夜为背景的原因，那么如果有光芒和灯盏存在的话也必然是由语言和内心点燃的。王丽枫诗歌的精神性自我状态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她并没有成为雅罗米尔气息的精神癖性，也没有成为自白式的低声叫嚣，而恰恰是对日常的身边之物和细微之物保持了持续的观照、打量和探问的能力和热情。这对于女性写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女性诗人很容易陷入到自我迷恋的抒情、议论和评鹭当中去——尽管可会有好的诗歌出现。与此同时，我在王丽枫等年轻女性诗人那里不断感受到情感和细节的力量。这种特殊的“轻”、“细”、“小”又恰恰是女性诗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多年来的诗歌阅读经验和趣味而言，我更认可那种具体而微的写作方式——通过事物、细节、场景来说话来暗示来发现。而王丽枫的诗歌尽管不乏冥想的部分，但是她基本上是我所

说的这种具体而微的写作，比如代表性的诗作《午后》《在所有微小的事物里》，“在往后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一次次想起葡萄的形状，深紫的/和那一直留在指尖上的午后的阳光/我们为此深信：命运的恩赐有时/就藏在细小的事物里/它们等待，被获取/或者一直闪耀，直至消失”（《午后》）。而具体而微所要达到的旨归就是超越性和普适性，那些细小的事物与强大持久的精神膂力恰恰不是冲突的，而是能够彼此抵达的。也就是说，诗歌由此才能做到少即是多，轻即是重，疏离即是深入，具体即是抽象，所见的即是不可见的，及时即是永恒。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这也是对王丽枫等女性诗人的巨大考验。

然而即使到了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即使“女性革命”“女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旧梦，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写作仍然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难题——“女性只有在重新获得自己被去除的能力，重新发现完整和重新投入女性感情中令人神往的良心——那种说不上熟练的本能时，才能够变得完整”（温德尔）。那么就写作而言，女性如何能够在一个个碎片之上获得这种完整性？如何重新找回被去除的能力呢？这必将是冲突的。由此，值得注意的是王丽枫诗歌中的自嘲、反讽、小小的燥热和“不安分”之处。她的诗歌自然、真实、原生而又具有一定的疏离和超拔感。

对于王丽枫而言，隐痛不仅是身边日常和个人的，又是现实时代和记忆的。她的诗时不时地滑向记忆的深处，

其中最重要的空间就是“故乡”“乡村”和“亲人”以及那些已逝和将逝的老旧事物。即使身处城市化时代，王丽枫也能轻轻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触和幽微的情感，而不是急于去表达对城市的批判，或平庸地抒写乡村的炊烟和落日。这也是走在“回乡”路上的诗人。在《赞美》一诗中，我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诗人久违的情怀和介入与担当，而这首先是个体主体性层面的，而不是社会伦理学的，“这个伟大的国度，离我很近很近/我只赞美那些待我如亲人般的脸孔/他们留在身边，我才拥有真正的故乡”（《赞美》）。这让我联想到当年扎加耶夫斯基那首著名的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当诗人又一次说出“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往日的消散以及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咸涩的海水，还有永久的与故园、亲人和土地离散的绝望。慰藉与绝望的潮水同在，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不断加重的疑问。批判现实，赞美生活，这有时候对于成熟的诗人来说并不意味着有多么大的难度。但是难度恰恰是在于面对苦难、沉痛、泪水和残缺的世界仍然能够说出热爱和赞美，尽管这份爱和赞美来得如此沉重，甚至你不得不用反讽和悖论来予以抒写这份难以言说的情感。实际上好的诗歌都是由多个声部构成的，当残缺与赞美相遇，当黑夜与星光相伴，当个人与草木对话，当

女性与现实相遇，那么一种和声的、容留性的诗歌就产生了。

面对着闽东，面对福鼎，面对着一个同时代的女性，我看到的仍然是一个诗人略显老旧的外套里面的一座海洋。它们时而翻卷激荡，时而与夜色一样黑暗寂静。而诗歌是什么呢？它就是诗人在大海上扔下的那个漂流瓶。终有一天，会有人再次打开它——那就是往日时光，内心感怀，还有生命历程中的精神秘密。

2015.6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台湾版）《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一个人的和声》。主编《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

序二 / 那鼓胀的生活源于小小的藜香

——读王丽枫近作

◎俞昌雄

那曾经署名“眼儿”的诗人，现在被唤作“王丽枫”，这二者本是同一个人。王丽枫自己也没料到，她为语言所做的工作，现在语言由此给出了召唤，是该到她出场的时候了。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她的诗歌写作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一个原先伏身于语言当中却不能自由呼吸的人，一转眼已是那个我们可以为其欢呼但却只能通过语言的指令而听到呼吸的人。对于这样的跨越，很多人都看到了，可作为创作者，王丽枫比预想中来得还要淡定。诗歌给不了她太多的东西，但诗歌给了她另一副躯壳，正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她已有足够的力量，用语言带来的小小的藜香，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鼓胀的生活。

对于王丽枫拥有的这种状态，我有时会感到惊讶。诗人不是植物，每天都在成长；诗人也不会是繁星，每个夜晚都带着不同的亮度。诗人更像溪流，有时丰盈，有时孱弱，而现在的王丽枫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样子，如同雨季赶往河岸，我们在某个瞬间就想到了大海。我这么说，有

序二
那鼓胀的生活源于小小的藜香

点果断，不是我自以为是，而是王丽枫近半年来的诗歌作品给了我一个很鲜亮的感觉：她可以走得更远，在那通往大海的途中。

王丽枫生活在中国白茶之乡闽东福鼎，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每一个诗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王丽枫也不例外。“我要告诉你，在福鼎/那些热爱白茶的人/有时落在民间，有时久居密室/他们都是内心透明的人/一个大壶，七八个杯子，就是天下”在这首题为《在福鼎，那些热爱白茶的人》的作品里，诗人王丽枫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读者勾勒出一副别具风情的地域生活图景，在她眼里，“白茶”几乎等同于荷兰的郁金香，它们来自山野，但在小城民众心里，“一个大壶，七八个杯子，就是天下”。没有宽阔的胸襟，岂有如此视域？“天下”一词真是神来之笔，拿得起又放得下，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作者在文字中铺设的爱是宽广的、浓郁的，抛却个体的局限，代表民众抒发肺腑之声，诗人所持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及深刻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在另一首与家乡有关的作品中，诗人有了更加温暖的笔触，“那美丽的姑娘，你不要转身去看她/她有迷人的身段，怀着果实般的相思/如果有人深夜里突然迷路了/那最亮的灯盏，它背后就是另一座故乡/这是我的南方，屋檐下总站着祈祷的人/彩虹悬挂于最亮的日子，而星星/如此恬静，山坡上的泉眼也如此安详”（《我的南方》）面对这样的文字，读者很容易沉醉其中，拨开那美丽的南方镜像，读者可以触摸到一颗因爱而跳动的心。印度哲学家克

里希那穆提说“爱不是一种记忆，它是美德的本质”。诗人笔下的“姑娘”、“灯盏”、“屋檐”、“彩虹”、“星星”、“泉眼”，它们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在它们背后，却涌动着来自作者对家乡无限迷恋的情怀。一个缺乏爱的诗人，可以搬来最壮阔最绚烂的词汇，但它们无法深入人心，而只有把爱根植于文字当中，文字才能获得力量，获得超越于自身的空间和意境。

或许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有爱，作为诗人的王丽枫让我们看到了她面对生活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在诗人这里，它已无需借用地位、角色、性别乃至宗族，它只呈现，饱满的、鼓胀的，不容置疑亦不可剥夺。我喜欢这种方式。我认为，一个好的诗人，一个善于把自身托付给日常万物而又能坚持自己秉性的诗人，她是明亮的，与此同时，她也是幸运的。她的明亮源于她持有的纯洁的肉身，而她的幸运，更像是一种巧遇，她在语言的迷宫中穿梭，可以没有任何一种预兆，但光芒总能适时降落。

我躲在小小的人间

它们用雪的眼神装饰我的眼神

它们用雪的骨架替换我的

骨架，最后一次

它们用雪的思想武装了我

我在世间再也没有融化
谁若不信，谁就伸出手来
我定将赤身裸体，洁白而无瑕

——《梦见雪》

这是王丽枫一首写“雪”的诗，读过之后便印象深刻。其实，“雪”只有一种气味，不同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它。王丽枫的这种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在这首《梦见雪》的作品里，“雪”有了自己的替身，我们读到的不是一种符号，而是一种含义秩序。从“眼神”到“骨架”到“思想”，我们看到了那深入骨髓的品质。雪是洁白而无暇的，人也应该是这样。王丽枫不是那种藏而不露的人，她直接，大胆，文字极富挑逗性，可读者一一掰开，却发现它们原本就如此透彻澄明，不像某些女性诗人那般赤裸裸，把一切都摘除了，剩下来的就只有污浊。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自我标榜，可我却固执地认为，它是一种骨气。生活时刻都在逼迫着肉身，诗人的骨头里总会埋下一些东西，而后从文字的罅隙里散发开来，阴郁的、孱弱的；明净的、嘹亮的，我想，诗人王丽枫应该属于后者。她是那种拥有纯正骨气的诗人，面对生活，她所滋生的渴望或憧憬积极向上，显得空阔无边。

在一个极其明净的日子
我不断地擦拭自己，从头到脚

我像一个新生儿
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希望，在出门的第一瞬间
我要遇见飞鸟，还要
遇见一群和我一样干净的人

——《在一个极其明净的日子》

在上面这首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个诗人的心声。社会生活一直都是无序的、复杂的，谁也无法提前设定，一切都依赖于自身的努力或顺从天意。透过作者的这些文字，读者们很容易就得到这样的暗示：美好的善良的愿望即便只萌发于一瞬，它也不会轻易消散，而是久居内心，为个体生活带来无限光明的指引。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绝不是简单的文本现象，凸显或遮蔽也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在好的诗人那儿，它是滑向钟鼎的木槌，是激起浪花的飞燕。换句话说，诗人在语言中的存活状态并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延续，更多的时候，她（他）自身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可以带来无限可能的希望。为此，我要赞美这样的“一个日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它都得到了“新生”。

有一句话说得真好：词语的意义是个体内在心灵的私密属性，只有“个体”（而不是社会、语言或传统）才是真正掌握意义的主人。我想，王丽枫是懂得这样的道理的。我和王丽枫没有太多的接触，我也不了解她在福鼎的生活，但在读了诸如《海》、《黄昏里的向日葵》、《在所有微小

的事物里》、《乌鸦飞来，我换妆》、《金鱼的哲学》等诗篇后，我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对语言充满敬意并能在事物中寻得慰藉的诗人所应具有的样子。王丽枫是温和的，谦卑的，她只描述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那一小片微光，纵然世界近在咫尺，她依然我行我素，带着愉快的笑容，某个时辰，又露出一副落寞的神情。

那只是在原野，我愿意做你们的邻居

春日里，露珠就是潜伏的灯盏

秋凉时将有长高的孩子

伸手去抓星星，我会因此而哭泣

整夜整夜，只有那食草的马匹沉默不语

——《原野》

读了《原野》这首作品后，我对“感动”一词有了全新的认识。感动，有时会存在着这么一种状态，那个引发你“哭泣”的人可以默默无闻甚至可以隐姓埋名，但她所具有的创造力可以穿越时空，为你带来震颤。世界上存在一些无法得以分享的客观事物或虚拟行为，比如上述的“露珠就是潜伏的灯盏”、“伸手去抓星星”，虚构是一种再现的能力，它并不是为了追求现实性而盲目地加以填充或夸饰，它只是证明我们对这些事物行为的需要甚至比对现实的更为强烈。应该说，寻找精神家园意味着我们对日常生活物质性的超越，这需要诗人凭借另一种自我的帮助，